

本 刊
話 劇 專 刊

第 三 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257
3

剧本

话剧专刊

第三辑

剧本月刊社編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剧本”话剧专刊

第三輯

剧本月刊社編輯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227千

開本31''×43'' 1/32 印張 8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舊)0.70元

編 后 記

“劇本話劇專刊”第三輯，刊載了以下三個劇本：

“方志敏”根據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一生某些重要事跡寫成。劇本着重描寫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方志敏同志犧牲這一段時期中方志敏的主要活動。一九二七年，方志敏以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動為榜樣，在江西弋陽橫峰交界處領導了農民暴動，建立了紅軍，豎起了贛東北第一面紅旗。在黨內，方志敏也始終堅持着正確的路線，反對右傾逃跑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保證了黨內思想的統一，使根據地得以鞏固發展。劇本在描寫紅軍北上抗日的情況之後，以很大篇幅描寫了方志敏不幸被敵人逮捕的前後遭遇。劇本歌頌了方志敏的偉大堅強的革命精神。這個劇由江西省話劇團作為會演劇目演出。

“女工”通過描寫一個紗廠女工孟玉琴在被提拔成為車間領導後如何與保守落後力量作鬥爭，反映了女工在解放後的變化和成長。在剛被提升為幹部的孟玉琴面前有着許多困難，車間主任高存厚瞧不起這個從工人當中提拔起來的幹部，車間統計員小侯因為工作不認真受到孟玉琴批評，也存心報復，使孟玉琴與高存厚的關係更加惡化。

在工人同伴中，孟玉琴的鄰居和好姊妹田秀蘭也處處與孟玉琴為難，增加了孟玉琴工作上的困難，並造成高存厚反對孟玉琴的藉口。而在私生活方面，孟玉琴的戀愛，也受到死去的丈夫的母親的誤會和阻撓。但這一切沒有使孟玉琴灰心，在黨書記林楠的鼓勵與幫助下，孟玉琴在鬥爭中終於得到了勝利。此劇將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最近演出。

“突破”（原名“同樣是敵人”）反映了工業戰線上反右傾保守思想的尖銳的鬥爭。某研究所的所長康立仁滿足於自己的政治修養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工作成績，因而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敏感，他不同意年青技術員林清關於試制萬能分析機的建議，受到壞分子費迺登的挑撥，給林清種種打擊。但黨是支持先進事物的，黨委書記魏群給了林清具體的支持，結果試驗成功。本劇在全國第一屆話劇會演期間由山西省話劇團演出。

這些劇本目前還存在一些缺點，作者們正多方面征集意見，準備修改得更好一些。讀者如能把讀後的意見寫給作者們，（可由本刊轉交）那是最為歡迎的了。

統一書號：10019·499

定 价： 0·70 元

目 次

方志敏 (革命史剧).....	凌 鶴 (1)
女 工 (六幕话剧).....	賈 克 (39)
突 破 (原名“同样是敌人”) (三幕六场话剧).....	山西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95) 郭 健 孙 偉 執筆
后 記	編 者 (135)

方 志 敏

凌 鶴

人物:

青年男女各一人

地点: 不固定。

布景: 寬大的党旗, 上懸方志敏烈士画像。

方志敏	刘有义 (鄒綠容丈夫)
余昆山	地方武裝战士多人
黃 道	國民黨尖兵甲、乙
花春山	國民黨排長
李复兴	國民黨士兵多人
洪干娘	男女群众若干人
楊蓮花	細妹子 (苏区女小孩)
藍高茂	細妹母 (中年妇女)
方立群	苏区群众甲、乙、丙、丁
鄒綠容	老年農民
吳先民	紅軍战士若干
黃立貴	洪干娘之子
鄒秀峰	曹达
農民甲、乙、丙、丁	敌班長
農民男女老小若干	敌兵多人
藍剝皮 (伯丕)	胖少將 (國民黨軍官)
法警三四人	瘦參謀 (國民黨軍官)
龐光飛	敌勤务兵
万安仁	老伙夫 (敌監獄伙夫)
青年战士 (方志敏的警衛員)	敌軍医生
抬担架青年妇女二人	护士
	敌看守長
	游击隊員若干人

序 幕

時間: 現代。

〔青年男女各一, 他們以明快的、美丽的声音, 庄嚴肅穆、热情洋溢地在朗誦, 襯以乐曲伴奏。〕

女青年:

烈士, 方志敏同志!
中國共產党优秀的战士!
他, 高举着烈火通紅的旗帜!
以自己的鮮血寫下了革命史詩!

他以不朽的功勛,
真实有力的教育我們!
奋斗牺牲的英雄事迹,
鼓舞着人們斗争前進。

“可爱的中國”, 这热情充沛的詩篇,
歌頌祖國的偉大美丽和庄嚴;
他为“蛮可爱的母親”战斗一生,
他坚信“光明的前途必然实现”!
〔翻閱着手中的“可爱的中國”。〕

男青年:

“……中國民族在很早以前,
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長城
和开鑿了几千里的运河,
这就証明

中國民族偉大無比的創造力!
中國在战斗之中
一旦斬去了帝國主义的鎖鏈,

肅清自己陣綫內的漢奸賣國賊，
得到了自由與解放，
這種創造力，將會無限的發揮出來。
到那時，
中國的面貌將會被我們改造一新。
所有貧窮和災荒，混亂和仇殺，
飢餓和寒冷，疾病和瘟疫，
迷信和愚昧，以及那
慢性的殺滅中國民族的鴉片毒物，
這些等等都是帝國主義帶給我們的可憎
的贈品，
將來也要隨着帝國主義的趕走而離去中
國了。

朋友，我相信，到那時，
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
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
歡歌將代替了悲嘆，
笑臉將代替了哭臉，
富裕將代替了貧窮，
健康將代替了疾苦，
智慧將代替了愚昧，
友愛將代替了仇殺，
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
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
這時，我們民族就可無愧色地立在人類
的面前，
而生育我們的母親，
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
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地攜手了。

這麼光榮的一天！
決不在遼遠的將來，
而在很近的將來，
我們可以這樣相信的，朋友！”

青年男女同聲：

烈士！壯烈地拋擲了自己的頭顱，
在敵人陣前，炸開了共產黨人前進的道
路，
他以鮮紅的血液灌溉了國土，
如今啊！勝利的果實獲得丰收，

今天，毛澤東時代的優秀青年，
在總路綫照耀下為祖國建設而鬥爭。
堅決實現烈士們的心願，
創造最美麗幸福的明天！

——幕徐徐下

第一幕 贛東北的紅旗

時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地點：弋陽、橫峰交界處樓底村花春山家門前。

布景：普通的舊茅屋前。這裡是小晒場，門前有
高大的楓樹，紅葉很美。屋後是高山，崗巒綿
延起伏。

〔幕啓。花春山在石墩上磨梭標，很興
奮，方志敏、余昆山、黃道等在門前或坐或立。

余昆山：花春山，你幹什麼？

花春山：磨梭標，老余同志。我們這樓底村的農
民革命團勁頭都大得很，梭標、排槍、鳥銃都
準備好啦。

余昆山：好哇，你是打定主意要造反羅？啊？

方志敏：他們假裝打獵，都準備得很起勁。

黃道：老方，給省委的報告，我已經起好了稿，
基本上就是你上次在審頭開會作的結論。請
你看一下，我再派人到南昌和省委取聯絡去，
就恐怕還是聯繫不上。

方志敏：（接過文稿）老黃啊！一定要和省委接上
關係。我們這五縣的黨員，不能長期離開組織搞鬥爭。（念文稿）“……我們於十一月在
審頭村召開五縣黨員會議。會議傳達了黨中
央‘八七’會議的決議。會議指出，國民黨背
叛革命，完全暴露大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本來
面目。‘四·一二’事變，蔣介石在上海公然
屠殺工人糾察隊；‘七·一五’事件，汪精衛又
在武漢實行國共分裂。這就完全證明，在陳
獨秀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下，使中國革
命遭受嚴重損失。在國共合作過程中，陳獨
秀只要團結，不要鬥爭，只是幫助國民黨在群
眾中大吹大擂，而對我們共產黨的政治面目

和主張，反而極力隱藏掩蓋。尤其錯誤的是不要政權，不要武裝……”

余昆山：這一點很重要。

方志敏：“……以致經不起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景德鎮工人糾察隊被繳械，貴谿農民領袖江宗海同志被殺害，並取消農民協會，誣蔑革命群眾為土匪，變本加厲的向群眾倒算。我們擁護中央提出的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土地革命。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組織秋收暴動已經成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會議決定貫徹‘地方暴動、奪取政權’的方針，訂定了行動綱領：‘推翻帝國主義，打倒國民匪黨，剷除貪官污吏，肅清土豪劣紳，平分田地，建立勞農政府’。現已建立臨時性的工作委員會為黨的領導機關，組織農民革命團為起義力量。規定下列公約：一、保守秘密，不得走漏消息，二、……”行啊！寫得很好，就這樣送出去罷。

黃道：我覺得我們發動群眾的工作，還要著重寫一點經驗。

方志敏：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廣大群眾組織到革命鬥爭中來，是共產主義革命根本的原則之一。群眾是革命勝利的本錢，有了群眾就有了一切，脫離群眾就一事無成。

余昆山：邵家畈一帶的群眾的勁頭也很大，只要今天決定行動的日期，馬上就可以行動起來。

黃道：方立群、吳先民、鄒秀峰他們怎麼還不來呀？也不知道他們準備得怎麼樣了？

方志敏：他們知道今天開碰頭會，一定會來的。我們進去先研究一下情況。春山！有人把風嗎？

花春山：早就派人放哨了，你們放心罷。

〔他們三人入內。雞啼聲、牛叫聲。少頃，李復興上。〕

李復興：花春山，方志敏他們……

花春山：唉，你怎麼啦？告訴你，他已經改名老汪了，你還叫方志敏？

李復興：糟糕。不過這裡也沒有外人。他們的會還沒有開完？

花春山：還早哩。你跑來幹什麼？

李復興：那面紅旗我已經做好啦，我想去問問

方……問問老汪，那黃色的鐮刀斧頭做對了不？若是錯了，好拆了重做。

花春山：你是裁縫好手嘛，一面旗子還不會做？

李復興：你曉得個屁，光會說大話，共產黨的旗你見過啊？我一生一世還是頭一回做這樣的旗，誰知道是不是那個樣？

花春山：好好好，回頭再說罷，快去把風，他們在開秘密會，若是走了風聲，那就壞了大事。（推他走）

李復興：怕什麼呀！有楊六郎把守三關口，包你萬無一失。

〔李復興將下，迎面來了洪千娘和楊蓮花，還提了一只白鴨子。〕

花春山：（對李復興）瞧，有人闖過關來了不是。

李復興：這……（抓腦袋）

洪千娘：老汪呢？（見一板櫬便坐下）可把我走累了。楊蓮花你也坐一下。

花春山：（搬櫬子）請坐，請坐，二位是難得來的遠客。（對楊蓮花）你還是頭一回來吧？

楊蓮花：（點頭）唔。（愉快地微笑）

花春山：從畚頭村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楊蓮花：（指白鴨）喏，送給汪同志。

花春山：兩個人送一只鴨子走這麼遠？

洪千娘：是呀，老汪害了吐血的病，要吃白鴨子才會好。蓮花家裡有一只，我說拿一只雞跟她家裡換，蓮花和她的哥哥都不肯要我的雞，還要親自送鴨子來。

楊蓮花：一只鴨子，有什麼可說的？土豪劣紳要拆你家的屋，快找到老汪同志想辦法罷。

洪千娘：是呀，這是火燒眉毛的事。老汪在裡面吧？我進去和他談談。（將走）

花春山：你等等，他在和幾個人商量要緊的事，不要進去。

洪千娘：哦，那就等等再說。

楊蓮花：怎麼辦呢？急死人的。

花春山：你家裡，也要拆屋啊？

洪千娘：她家裡不是拆屋，是要抓她的哥哥坐班房哩。

花春山：他媽的，欠了租就要拆屋，坐班房，這是什麼世道？像這樣的事，到處都有，大家都來

找老汪，他……

洪干娘：老汪他是我們窮佃戶的救命王菩薩嘛，不找他，找那個呀。

花春山：救命王菩薩？（覺得好笑）他是教我們大家團結起來鬧革命！洪干娘。

楊蓮花：誰還不知道是革命，可是到底那一天動手哇？

洪干娘：是啊，財主人家个个是凶神、惡煞，限定后天交欠租，連去年農民協會規定的二五減租，也一粒不能少的要倒算回去，這就是叫我們剝皮抽筋也交不出，眼看田東財主就要來拆茅屋，你看怎麼得了嘛？

楊蓮花：我哥哥若是真給抓了去，那我們一家人母子三個就只有死路一條！

花春山：你哥哥還在家里等他們捉呀？

楊蓮花：他那里敢在家里過日子喲，天天都跟着吳先民在明崗山躲官兵。

花春山：噢？你哥哥也逼上梁山啦，那好得很，总有一天會打出我們窮人的天下來的。你們坐一下，我去燒開水泡茶喝。

洪干娘：不喝茶喲，燒鍋扒灶的，怪麻煩。

花春山：那有什麼。

楊蓮花：花嫂子呢？

花春山：走娘家去了。

楊蓮花：我去替你燒。（拔腳就走）

花春山：唉，要客人動手，不像話。

楊蓮花：哎呀，自己人，有什麼可客氣的？（入內）

洪干娘：就讓她去，她手脚麻俐，一下子就好了的。

〔藍高茂匆匆上。〕

藍高茂：春山哥，春山哥……（見洪干娘）你老人家來啦。

花春山：什麼事？藍高茂。

藍高茂：到橫峰縣去打聽消息的藍長全，叫人帶口信來了。他說我們村里的大土豪藍剝皮在縣衙門里勾通了縣官，就要派法警同他回來抓以前在農民協會為頭的人，凡是去年欠了他的租，欠了他的閻王債的人，都過不了鬼門關，又告了你帶頭不交煤炭稅；還說上次打橫峰縣，劫了黃道和吳先民的老婆出來，也是你

和我帶頭造反。藍長全還打聽到他們下鄉，恐怕就是今明兩天的事，你看怎麼辦？得好好地想辦法對付哩。

洪干娘：哎呀，你們這裡也是不得了哇，快去告訴老汪同志，要他定個好計謀呀！

花春山：（想了好一會，拍了一下大腿，決心地）他媽的，橫直是紙包不住火，叫他們來罷，老子們正要造反哩！

藍高茂：可不能莽撞呀，老汪同志常說，要做大事就要有板有眼，不能做冒失鬼。我報告老汪同志去！（將入內）

洪干娘：喂，你告訴他，我也有要緊的事，等着他出主意哩。

藍高茂：好。（入內）

花春山：這班國民黨的狗官，簡直太欺負我們窮百姓了。他媽的，老子打進縣城劫監牢都不怕，還怕你幾個鳥人下鄉來？只要老汪一聲令下，我們就打他一個片甲不留。

〔楊蓮花端茶自內出。〕

楊蓮花：舅媽，我已經告訴老汪同志說你來了，他就出來，喝茶吧。（給洪一碗，又給花春山一碗）

花春山：你好快的手腳呀。（接茶）要客人燒茶把我喝，真不像話。

楊蓮花：哎呀，老說客氣話。（提了鴨子走）趁有開水，我殺鴨子去。（又矯健地入內）

洪干娘：嘖嘖嘖，真是剛放下鍋鏟就拿起掃帚哦！〔方志敏出。〕

花春山：（對洪）老汪來了。

方志敏：洪干娘，你等了我好久吧。

洪干娘：（起立）哎呀，你事情多，還要你跑出來。（仔細看他的氣色）可憐啦，連眼睛都累得凹進去了！要當心身體呀……

方志敏：你放心吧，我好久沒有病了。你老人家的事情，蓮花告訴我了，不要急，我會……

洪干娘：是呀，怎麼辦呢？若真拆了屋，那就……

方志敏：不會的，他們不敢拆。

〔蓮花手持菜刀上。〕

洪干娘：不敢拆？哎，財主人家都是狼心狗肺呀，他們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呀？現在的縣官和財

主一个鼻孔出气，你就打官司也没有什么地方伸冤呀。

方志敏：不过我們窮人人多。大家團結一條心，財主人家就凶不起來的。

花春山：对！大家动手打土豪，看他敢拆屋？

洪干娘：（恍然大悟）哦，我懂了。（压低喉音）就动手嗎？

方志敏：（滿有信心的）快了。

洪干娘：（对楊蓮花）这就好了。

方志敏：你拿一把血淋淋的刀幹什么？女孩子家也胆敢殺人造反啦啊？

楊蓮花：嘻嘻嘻嘻……（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洪干娘：她是殺了鴨子呀。

方志敏：我知道，逗她玩的。（对蓮花）替我多謝你姆媽，蓮花。（轉对洪干娘）以后再不能讓你們破費啦！

洪干娘：哎哟，看你說的，你是有病的人嘛。

楊蓮花：（对方志敏）我哥哥的事怎么办呢？

洪干娘：噢？看你聰明女孩子說傻話，一動起手來還不都得救啦？

花春山：（笑）你哥哥不是也在農民革命團上了名字嗎？

楊蓮花：我不太清楚，不过那天吳先民來和我哥哥說：“現在共產黨來了，領導窮人打土豪劣紳，不交租，不還債，還分谷分田，你贊成嗎？”我哥哥說：“有这样的好事還不贊成？馬上替我上个名字。”

方志敏：好哇，只要跟着共產黨走，國民黨，土豪就永远捉不到他。

楊蓮花：（想了一下）对。（持刀揮舞入內）

花春山：老汪，藍高茂說……

方志敏：我知道了，情况很緊急，我正在和余昆山、黃道他們研究办法。

洪干娘：你快進去商量大事要，（推方志敏走）在外面給坏人看見了不得了。（方志敏將入內）等一等，（拉他在一旁說）不瞞你說，我就只有一个兒子，还是小娃娃，農民革命團也不肯上他的名字，可是你不是外人，打土豪，分粮食衣服的时候，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了我这个窮老婆子呀。可憐我母子兩個吃沒有吃，穿沒

有穿，我……

方志敏：放心吧，干娘，包你今年过个肥年。

洪干娘：那就真多謝你哪。（見他走了，又叮囑一句）你要保重身体呀！

方志敏：好哇。（入內）

洪干娘：（目送方志敏下，滿足地笑）他真是良心好哇！

花春山：那还有什么說的，他是真心真意为我們窮老百姓办事呀。他在省里做農民协会秘書長的时候，随时随地都替我們窮苦老百姓打抱不平，替我們撑腰。就說去年，他帶領弋陽九区的農民，打漆工鎮的警察派出所，赶走瘟巡官，那时候我們作田佬多威風呀！無論什么事，農民协会說了算，土豪劣紳差不多都夾起尾巴逃走了。我們橫峰縣，也赶走了反動的瘟縣長和公安局長。余昆山同志那时候是省政府的特派員，就派鄒秀峰做縣長，吳先民做公安局長。印把子拿在自己人手里，說減租就減租，田东財主不敢說半个不字，可是他媽的蔣介石要反革命，生死和我們農民作对头；殺革命同志，捉我們的人坐班房，解散我們的農民协会，又教土豪劣紳騎在我們头上橫行霸道，不讓我們活命，現在方……汪同志又來領導我們革命，我們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要不……

〔李复兴匆匆上。〕

李复兴：有一个生疏人來了，他打听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看一定不是好人。

洪干娘：（对花春山）你快躲避一下嘛。

花春山：个把坏人來，怕他幹什么？

〔方立群上。他穿長袍，戴鴨舌帽，压得很低。〕

李复兴：喂，这里是樓底藍家，都姓藍，沒有姓花的，快走吧。

方立群：讓我歇一下脚嘛。（对花春山）花春山，你不認識我啦？

花春山：啊，方立群同志。

方立群：干娘你也在这里。

洪干娘：哎呀，看我老眼昏花，原來是你哟。

方立群：老汪呢？

花春山：在里面。

〔藍高茂自內出，正遇方立群入內。〕

藍高茂：春山哥，他們商量好了。（見方立群）他是誰？

李復興：自己人嘛。

花春山：復興，快去放你的哨。

李復興：是。（下）

藍高茂：老汪教我去通知貧農團的排長來開會。

（下）

洪干娘：（對內喊）蓮花，還沒有搞好呀？要我來幫忙不？（入內）

〔方志敏、余昆山、黃道、方立群自內出，花春山向遠處望，旋下。〕

方立群：老余哇，我才到你們就要走，聽我談談情況再去嘛。

余昆山：你向書記報告一下就行了嘛，我還要趕回部家販去。黃道胖子走路又慢，再不動身，他到湖塘也要摸夜路。老方呀，如果法警真的來搗亂，你們這裡只要先點着一把火，到處就會燒起來的！

黃道：對，這裡像花春山、藍高茂他們到底是挖煤炭的，有些產業工人味道，覺悟高，還有幾次搞武裝鬥爭的經驗，完全可以先動起來。

方志敏：好哇，我一定執行今天的決議。

余昆山：俗話說“打鐵要趁熱”，掌握火候頂要緊。

方立群：喂，下一步工作怎麼做呀？

黃道：我們在里面不是研究了，準備一兩天都暴動，接着就打土豪劣紳，燒借字契據，分糧食分田給貧苦農民。

方立群：（急于想知道）原來的田東財主也分給他們不？

方志敏：也分給他們一份，讓他們自己種來自己吃。但是他們一定要繳罰款，遵守革命法令。老老實實服從農民革命團管制，就允許他們做老百姓。農民團就是農村的政權機關，一定要鞏固這個政權，才能發展革命勝利。

方立群：那班有錢的殷實農民呢？

方志敏：不動他們的東西，為了不要把他們趕得和土豪劣紳一塊跑。可是要他們担保不做反

動的事，也允許他們做安份的老百姓。（轉對黃道、余昆山）你們看，就这样做吧。什麼事都是邊做邊像的，萬一做錯了，隨時可以糾正。

余昆山：這些做法大概都對呀。不過我們幹起來了，敵人會對我們怎麼樣啊？現在就要拿定主意。

方志敏：對，我想，我們如果搞開了，敵人一定是手慌腳亂，向革命大舉進攻。那時候就要帶領武裝群眾上山，保護老百姓。如果敵人來得少，就消滅他們。如果他們的力量大，我們就得避開，決不能和強大的敵人硬拚，這很要緊。

余昆山：你說得有道理呀，我們誰也不會帶兵打仗，這叫做和尚拜丈母的年，頭一回，不過真到打起來總會有辦法的。

黃道：好哇，到那時候，老哥你不會打仗也得當將軍。快走吧。

余昆山：你這個胖子，現在吵着走，可是一上了路就像老牛耕田似的，唏呼唏呼地爬也爬不動。（拔腳就跑）來呀，非拖死你不可。（下）

黃道：（追上去）等一下嘛。

方志敏：（笑了）喂！送你們來的人呢？

黃道：他們在村口等着哩。（下）

方立群：老余這個傢伙真有味道。

方志敏：你和各方面聯系得怎麼樣，談談情況罷，就在外面坐坐，吳先民在青坂橋搞得好不好啊？

方立群：搞得不錯呀，除了青坂橋、上坑源之外，燕塢黃家、丁山一帶大小好幾個村子，都組織了農民革命團。還有程伯謙在葛源也發展得很快。

方志敏：唔。我和老余他們統計了一下，現在包括樓底這一帶的姚家壠、官山、籃子坂九個團在內，一共有了八十多個革命團，一千六百多人啦。群眾給反動勢力逼得無路可走，要求鬥爭的情緒很高，尤其是這裡，大家心裡都是一包火，今天就可以行動起來。

方立群：（一躍而起）好嘛！大家都等着這一天！

方志敏：你幹什麼這麼激動呀，在這樣的時候，我

們一定要沉着，要作好斗争准备。在这里放出了第一次斗争的信号，就应该是信江五县革命胜利的先声，也就影响赣东北，影响全省土地革命的开展。

方立群：是呀，我们的责任很大。

方志敏：正像老余说的，我们不但要想到今天的胜利，而且要想到明天胜利的发展。今天，我们有本领将“旧世界打得他落花流水”，同时也要有本领将新世界建设成美丽的人世天堂。到那时候我们这许多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将永远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将永远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杨莲花一路喊着出来。〕

杨莲花：喂！春山哥，你家的盐还有没有。啊，咦？他不在这里。（伸一伸舌头又退入）

方志敏：像莲花这样聪明活泼的姑娘，如果受到党的教育就更能发挥她的青春活力。莲花，来。

杨莲花：唉！（在内喊）舅妈，他不在家，盐不够，回头再加罢。（出来走近方）叫我干什么？

方志敏：你太为我操心了。

杨莲花：这算什么，花嫂子不在家，不给你烧好你怎么吃？恐怕我粗手笨脚的，弄得味道不好。

方志敏：告诉我，你想念书不？

杨莲花：当然想了，可是饭都没有吃，那有福气念书哦！只有财主人家的子弟才有书读。

方志敏：不，只要我们革命成功了，就办许多学校，你就可以去读书。可是你参加革命打土豪，一定要心雄胆大哟。

杨莲花：那怕什么？

方立群：今后还要和国民党的官兵打仗，要你去杀敌人，也不怕？

杨莲花：（想了一下）吴先民说过，国民党的官好比是臭虫，臭虫爬在你身上吸血，你还怕打死它呀？

方志敏：莲花，你说得真好，帝国主义，国民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是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死对头。如果不消灭它们，我们穷人就永远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杨莲花：我哥哥说，穷人多，力量大，人多心齐，那

怕是大山也能把它推倒。

方立群：（玩笑地）哟！好大的口气！不过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能做什么样的革命工作呢？

杨莲花：无论什么事我都干，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什么都不怕！

方立群：（望远处）噢，吴先民和黄立贵来了。

方志敏：来得真好，今天如果动起手来，正要黄立贵来打先锋。

〔吴先民上，黄立贵后随上。〕

杨莲花：吴同志！

方立群：（对吴先民开玩笑）警察局长大人到。

吴先民：你这家伙又开玩笑。（对方志敏）我和黄立贵从青坂来，还到山脚黄家弯了一下，远远地看见从横峰县来了几顶轿子，是几个法警。他们在姚家壠喝茶……

黄立贵：还有这村里的蓝剥皮，他妈的好神气，那班差事狗都巴结他。看样子是往楼底来的。他妈的，（卷起袖子晃了一下大拳头）教他们一个个见阎王去！

方志敏：噢，果然来了，我们快进去商量一下，莲花，回头蓝高茂他们带人来开会，教他们进来。

吴先民：莲花，你给我们把风啊。

杨莲花：（点头）唔。

〔方志敏、方立群、吴先民、黄立贵等入内。〕

〔李复兴唱着赣剧“芦花荡”倒板上。〕

李复兴：“周公瑾，坐宝帐，三司人來……”

杨莲花：哎哟，这么快活。

李复兴：（念韵白）花春山大哥，那里去了？

杨莲花：嘻嘻……不知道。（见李复兴将入内）喂，不是开会的不能进去。

〔蓝高茂带了几个农民革命团的排长上。〕

蓝高茂：开会的来了。（将入内，转对李复兴）等一下还有几个来开会的，你带他们进来。（退入内）

李复兴：噢？教我开会，我不要放哨哇？

〔鄒秀峰上，后随花春山。〕

李复兴：（见鄒秀峰上）哟，鄒縣長也来了。

花春山：李复兴，你放哨放到那兒来啦？（对鄒秀

峰)老汪他們在里面,你請進去吧。(鄒入內)

李復興:(對蓮花)是不是,才離開一步就受埋怨。

(轉對花春山)我是找你來的,你跑到那里去啦?

花春山:我到藍剝皮家的後門口去轉了一下,他家里的人都忙得亂糟糟的,恐怕真的是準備接瘟神。

李復興:他們接瘟神,我們就用排槍鳥銃趕鬼,熱鬧得很。

[洪千娘自內出。

洪千娘:教你們都進去,我和蓮花來把風。

[又來了幾個農民團的排長。

李復興:來,我帶你們進去。(他們入內)

花春山:(對洪、楊二人)麻煩你們啦。(逕入)

楊蓮花:舅媽,看樣子今天要大幹一場。

洪千娘:是啊,老話說“打江山打江山”,窮人的江山也是要打出來的。

楊蓮花:這裏的藍剝皮聽說和弋陽變豬的邵鼎丰一樣壞。

洪千娘:唔,天下的財主一樣惡,聽他們在裏面說:有一個小姓戶清明節借了藍剝皮一籬谷,那時候谷貴,他合現洋五元,新谷出的時候,谷便宜,現洋折谷,還加利息,就變成一担五斗多,那小姓戶沒種田,還不出谷,只好答應照價折茶油,等茶油上市的時候,價錢便宜,他又折合谷價。就這樣折來折去,利上盤利,利滾利,第二年年底五塊現洋要還四十五元,逼得那小姓戶咬緊牙關賣老婆還債。可憐哪!他老婆臨走的時候,恩愛夫妻,難分難舍,一個半歲多点的兒子,也啣着娘的奶頭不肯放嘴,三個人都在哭得地暗天昏!到後來,老婆還是被人拖走了,那点点大的兒子沒有奶吃,就活活地餓死了。你想想,五塊錢哪,就害得人家破人亡。天殺的藍剝皮,他的心腸多麼惡毒哦!

楊蓮花:(用手背擦眼淚)這樣的畜生,非把他千刀萬剮不可。

[鄒綠容匆匆喊叫着上。

鄒綠容:春山哥、春山哥……

楊蓮花:(阻住她不准往裏跑)喂,不能闖進去。

鄒綠容:喂?你為什麼攔住我?

楊蓮花:里面的人說了,不准人亂進去。

鄒綠容:我偏要進去,你管得着。

楊蓮花:我管不着也要管,你就是不能進去。

洪千娘:喂,不要吵,有話慢慢說嘛,你叫什麼名字啊?

鄒綠容:我叫鄒綠容呀。她有什麼道理要攔住我?(大聲喊)春山哥!

洪千娘:哎呀,你不要大喊大叫嘛。花春山他們在裏面有要緊的事,你進去幹什麼呢?

楊蓮花:簡直不講理的。

鄒綠容:我怎麼不講理?(又大叫)春山哥!偏要叫。

花春山:(自內出)那個叫哇?

鄒綠容:我有要緊的事,她不讓我進去。

花春山:哦,是我叫她把風的,有什麼事?

鄒綠容:(氣鼓鼓地扭轉屁股就走)我不說了。

花春山:(急忙拉住她)喂!你怎麼不說就走呢?

鄒綠容:別人有理我沒有理嘛,還有什麼好說的!

花春山:好好好,不生氣了,是不是藍剝皮到了?

鄒綠容:不是他到了我還來叫你呀?哼!他一進門就問花春山在不在家,恐怕馬上就要來抓你坐班房哩。

[方志敏、吳先民、方立群、黃立貴、藍高茂及群眾等先後自內出。

花春山:帶來了幾個兵?

鄒綠容:四五个差事狗,都是坐轎子來的,好威風哦,現在藍剝皮正在陪他們喝酒吃點心哩。

方志敏:你聽他們講了什麼話?

鄒綠容:我在窗戶外頭聽不大清楚,只聽見藍剝皮跟他的大兒子說:“害得我一年多在縣里避風頭,現在可要教窮鬼看看顏色。”

吳先民:哼,這個王八蛋土豪,也怪我們去年只把他關了起來,沒有下狠心槍斃他,現在倒是放虎歸山,如果不打倒他,老虎就要張牙舞爪地來吃人。

方志敏:大家聽見沒有?藍剝皮就是吃人的老虎,怎麼辦哪?

[群眾情緒激昂:有的喊“打死吃人的老虎”,有的說:“剝了他的老虎皮”,有的說:“打

死他，看他敢伤人？”……

鄒秀峰：不要耽擱了，（對吳先民）我們趕快幫助他們抬出排槍去紮口子。

吳先民：對，紮口子的是那几排？快集合你們的人去。我在黃龍山頭上等你們。（率數排長下）

方立群：準備到土豪家盤糧食清契字借据的跟我來。

方志敏：喂，所有糧食一定要挑到祠堂里去再分啊。

方立群：知道了。（率數排長下）

李復興：（追上去，唱着）“手執鋼鞭將你打！”……
匡其登其匡其登其匡……

楊蓮花：嘻嘻，这个人真滑稽。

黃立貴：（在腰間拔出匕首晃了一下）他媽的，总算等到了今天！（又將匕首插入皮鞘里）

鄒綠容：（對蓮花）哎呀，你摸，我的心跳得好响。

楊蓮花：（抓住她的手）你不生我的气啦？

鄒綠容：（突然覺得難為情，但又很親切）不打不成相識嘛！

楊蓮花：對，今後就是親姐妹。

〔老少群眾多人慌亂嘈雜上。〕

甲：差事狗來了，還有好事啊，一定是帶人坐班房。

乙：不，是來收煤炭稅的。

丙：藍剝皮帶法警來，是要在我們大家面前擺威風。

丁：（年紀老的）不管怎麼樣，好漢不吃眼前虧，花春山老弟，我看你还是避一下罷。

甲：是啊，老人家說的有道理，（對花春山）你看怎麼樣啊？

洪干娘：哎呀，看你們說的好輕巧，這又不是花春山一個人的事，他逃走有什麼用？

丁：事情很急，他們指名要抓你，你要打定主意呀。

花春山：多謝你的好意，老人家，可是我一個人逃走了，這村里大家伙逃不了，你們怎麼辦呢？

丙：他們要捉你，我們大家都去，看他們的班房里關得下不？

〔群眾越來越多。〕

藍高茂：對，挖煤炭繳不出稅是我們大家的事，不能叫春山哥一個人去坐班房。我們要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此方大家進洞挖煤炭，一定要你幫我來我幫你，挖出煤來大家得，如果人心不齊，各人只顧自己亂挖煤，那就一定會倒坑冒頂出人命。今天藍剝皮帶法警來抓花春山，就是殺雞給猴子看，要我們大家服服貼貼由他去剝皮抽筋，由他去騎在我們頭上屙屎。

乙：他說得對呀。

眾：是的，他就是這個剝皮的主意。

藍高茂：那末，我們甘心不活命嗎？

眾：打他們狗娘養的。

丁：那可打不得呀，他們手里有洋槍。

黃立貴：有洋槍呀，來得正好，老子正用得着！

花春山：我們的排槍鳥銃都響起來，慢說他們兩枝槍四個鳥毛人，就是四十個，也要打他一個烏龜爬沙，脫不了殼。

方志敏：（對藍高茂）大家的情緒很高，有辦法。（轉對黃立貴）今天就要看你猛張飛的本領啦！

〔法警的聲音由遠而近。〕

法警甲：（聲）花春山是那一家啊？

藍剝皮：（聲）就是這幢破茅屋。

〔一群人湧進來，在場的人也很緊張。持槍的法警平端着槍，吆喝着“走、走……”，次一法警手執警棍揮舞，神氣活現；藍剝皮醉醺醺地杵着手杖蹣跚而來，更是氣勢凶凶；后二法警用腰間解下的皮帶在人們面前抽得刷刷响，胆子小的被逼得望后退，讓開了一條路。〕

法警甲：簡直是無法無天啦，抗租不交、抗稅不繳，那還了得。（見人多勢眾，有些胆怯，但又不甘示弱）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有什麼好看？啊，走開！

藍剝皮：這班窮鬼呀，豈止是無法無天，簡直是在造反。（醉得站立不穩，一法警見狀，推開群眾奪一板櫬來，詭媚地扶他坐下）自从北伐軍來了以後，他們就附和着共產黨借故生端，搞農民協會，鬧共產，強迫我們打七五折收租不算，還居然把有頭有臉的人，捉去戴高帽子游行，非法拘押。你想，這還成什麼世界呀？不

过现在蒋总司令在南京登了“大宝”，真是“皇恩浩荡”，现在可不是你们的天下啦！（站起来对群众耀武扬威，但又站立不稳）看你们还敢造反！哼，我蓝伯丕对你们有那一点不好啊？同宗同族的人，那一家没有得过我的好处啊？你们要挖煤炭，我明知道山上有我家的祖坟，走不得地气，可是为了大家的衣食二字，我还不是成全大家，不加阻挠吗？我不过从中收一成山租，给祖坟挂挂钱纸，总算是天公地道吧。谁知你们却没有良心，跟着花春山他们赖姓户和我作对，欠租不交，欠债不还，连由我出面向县里承认的煤炭税，也一再拖欠不缴。这还怪我翻脸不认人吗？哼，告诉你们，谁若是十天之内，再不还清欠租欠债呀，我只要一张名片，就叫你们一个个坐穿牢底！

〔群众议论纷纷，有的怒形于色，有的惊慌不定。〕

法警甲：（低声地）是不是现在就逮捕花春山？

蓝剥皮：马上给我捆起来。

〔花春山在群众中切齿愤恨，洪干娘和群众等都为他忧心。〕

丁：（自群众中挨近法警甲）老总，你就行行好吧，煤出得少，卖不出钱，煤炭税当然应该缴，不过现在……还要请宽限几天日期……

法警甲：（一掌推过去）滚你妈的！

〔老人跌倒，众人扶起。〕

〔群众譁然；有的说：“怎么打人？”有的说：“他妈的，太不讲理了。”有的喊：“打倒贪官污吏！”紧接着一片怒吼。〕

法警甲：闲人散开！（对其余三警）赶他们走。

〔于是法警用皮带打人，妇孺等后退，尖声锐叫。〕

黄立贵：不要走，怕什么？

蓝高茂：小孩子，妇道家散开。

杨莲花：不要踩倒小孩子。

方志敏：（站在群众中）年青力壮的站到前面来！

〔一群革命团员，手持扁担木棍，从四面向前挤近。〕

花春山：（站在群众中）打倒土豪劣绅！

蓝剥皮：（自知不妙，但力图镇定）谁喊打？啊？你

们真敢造反啦！

蓝高茂：要造反就造反，你敢怎么样？

蓝剥皮：高茂，你不想要命啦？

黄立贵：（挺身挥动拳头）老子要你的命！

法警甲：（自身旁法警手中取枪，推子弹上膛，手指方志敏）是你在带头鼓动，你是谁？你就是花春山？

蓝剥皮：他，不是花春山，也不是本村人。一定是乱党。

法警甲：（命令其余法警）把他铐起来！

〔法警以枪对方，群众很紧张，为方忧心。〕

花春山：（从法警后面挺身而出）老子就是花春山，你把老子怎么样？

〔法警回枪相向。〕

蓝剥皮：对，就是他，一点都不错。

法警甲：捆起来！

方志敏：（站在较高处）夺下法警的枪！打呀！

黄立贵：（应声自法警后猛扑其背，扼住他的头颈）打啊！

〔法警被攀后退，顺手向天打了一枪，妇孺驚叫，但立刻被花春山夺去枪支，黄立贵按他在地，抱以老拳。〕

〔同时，蓝剥皮见势不佳，急图逃遁，但被蓝高茂拖住，踢倒在地下，大呼救命，杨莲花以身旁的板凳打下。一法警乘机逃走。〕

鄧綠容：哎呀！血！

〔同时，其余二法警，分别被革命团的人抱打一頓，有的磕头求饒，有的大声嚎叫。〕

方志敏：不要打了！（对花春山）把这些坏家伙都关到祠堂里去。（对蓝高茂）你快去看看方立群同志在剥皮家里，搞得怎么样了。

〔蓝高茂下。〕

花春山：（率众拖敌人入内）咦？怎么少了一个呀？

洪干娘：恐怕逃走了。

黄立贵：看他跑得出天罗地网。（冲下）

〔群众叫嚣兴奋，拥挤，十分热烈。〕

〔方立群上，后随李复兴，肩扛一箱蓝剥皮家的契字账本等。〕

方志敏：（对立群）你那里搞好了？

方立群：唔！契字借据、账簿、租簿，全都搜来了。

还有一百多担谷，藍高茂在帶人挑。

李复兴：这两个大籬都是閻王的生死簿，拘魂票，是不是馬上火化啊？

方立群：先放在那兒，（問方志敏）是不是馬上開大會？

方志敏：馬上開，你快把今天的斗爭，派人通知余昆山、黃道他們，要各方面都要加緊宣傳今天的勝利，鼓舞群眾，爭取在幾天內都舉行暴動，很快的擴大我們的斗爭，同時這也就是支援這裡的斗爭，你快馬上通知姚家壩、官山、籃子坂一帶的革命團的團長，晚上都來開會。

方立群：好，馬上布置。

〔黃立貴抓回了逃走的法警上，後隨吳先民、鄒秀峰和群眾多人，法警叨咕着：“哎喲，我只是奉命差遣……饒了我吧。……”〕

黃立貴：你奉命差遣，你打老百姓好威風啊！（往內拖）

吳先民：這家伙逃到村口就給截住了。

〔方立群、吳先民和鄒秀峰在一旁商量工作。〕

方志敏：（站在較高處）同志們，今天的斗爭好不好啊？

眾：“好哦，不曉得有好幾好！”“這一下可出了幾輩子的怨氣啦！”“這些瘟神今天可曉得我們打赤腳的人的厲害了吧？”

花春山：（舉起手中的槍）看，我們有了洋槍啦！

方志敏：同志們，今天的斗爭很好，是我們農民團第一次勝利，從今以後，帝國主義、國民黨，都會說我們農民造反啦！是的，我們要造反，我們要革命！反掉騎在我們頭上的貪官污吏，革了那班喝我們血的土豪劣紳的命！打倒他們！（燒契字簿據的火光熊熊）燒掉土豪的田地契字、租簿、債據！

眾：好哇！（一片歡呼）

李復興：藍剝皮再也抓不到我們的把柄啦！

方志敏：把他霸占去的田地分給我們貧苦農民耕種！（藍高茂帶領群眾各挑谷過場，很興奮）把他從我們手上搶去的糧食分給我們大家過年！

眾：好哇！（又是一片歡呼）

方志敏：大家都看見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取得這樣的勝利！

眾：哦！好哇！（熱烈的歡呼）

方志敏：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瀏陽文家市領導農民打土豪，平債分田，還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我們也要成立紅軍，才能鞏固今天的勝利，爭取更大的勝利！（見黃立貴自李復興手中接過紅旗）把那旗子插起來，這是我們贛東北的第一面紅旗！

〔大紅旗在方志敏身後高舉，迎風飄揚！〕

眾：（熱烈歡呼）噠！……

——幕急落

第二幕 勝利的轉折

時間：一九二八年六月某日下午。

地點：在弋陽橫峰縣交界處，方勝峰廟里。

布景：一個沒有香火的冷廟，有破舊的神龕，香案移動了位置，還有幾個破蒲團、板櫈等物。

〔幕啓。方志敏、余昆山、黃道、鄒秀峰、吳先民、方立群、龐先飛、萬安仁、花春山等人，散亂地或坐或立，有的肩上背着槍，有的腰間插着短鳥銃，會議已進行了很久，爭論激烈。黃立貴、藍高茂任警戒任務，在門前或窗口了望。〕

方志敏：同志們，自從去年我們舉行暴動以來，由於敵人的大舉進攻，使得我們的革命事業顯得非常艱苦，特別重要的是黨內思想，有了原則的分歧，這就必須開展思想鬥爭。相反地，如果思想不能統一，那將會使革命受到更大的損害，剛才龐先飛同志已經提出了他的主張，請同志們進行討論。

余昆山：我堅決反對龐先飛的意見，他說把槍枝埋起來，把紅軍解散，負責同志到大城市去，這是一種什麼思想呀？

方立群：我也堅決反對，群眾對我們這樣好……

鄒秀峰：埋槍逃跑，搞什麼革命呢？

龐先飛：你們反對，我也要堅持我的意見。要講道理，鐵的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這樣做，你們